

雪

山

集

雪

雪山集卷七

銘

章德茂破硯銘

宋

王

質

撰

廣漢章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屢斷墨位猶全
且道所來云戊子某月日得于昭化傳舍初癸
酉水壞某甲歸鋤某地見此硯誤碎之驛吏善
某甲求得以行郵書居十有六年昏翳汚寒無
硯矣以緡錢千故硯一易之吏不爲難刮剔營

治燦然端產也以示今紫薇張公直父公爲之
銘又以要余余辭不可銘曰

錮于石藏不密遭剗剔墊于江沈不極受括擊雖有眼
弗能鑿欲避不能嬰此憾雖有趾弗能履欲去不能蒙
此恥嗚呼四皓來而復歸不如兩生止而弗來音離兩生
止而弗來不如漁父莫知所之

棠陰閣銘

耿耿新堤有截中流臥鐵千尋弗震弗訖崇崇其閣以
時以作不疾其符維民是若公來祝堯冠佩鏘鏘拜稽

以興萬鱗洋洋維帝之恩如川之長維公之賢導帝之
滂率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來燕喜旣多受祉振振其
鼓民奔來趨公醉升輿翼者溢涂維公之澤如水之淵
維民之歸祝公其天葦以秋繁蓮以炎滋公則去矣維
公之思魚泳于潛鳥集其茂望公于京道阻且右謂撫
此邦公實臨之嗟民之心公其知之公則去矣無我或
遺

簡軒銘

并序

古以永興爲壯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

來爲政弗以壯爲病從容閒暇酬之必有道焉
而人莫之或知也簡軒之建略呈露圭角出談
笑而麾浩穰也固宜君居東越識晦庵此理其
知之矣銘曰

敬居簡行奚太之云簡不屬境實在此心四壤百里邊
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烟俱求簡弗簡則有闕遺我簡
爾繁殊途同歸莫富于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其大亦
宏旁多嘉山亦夥奇水意舉目到簡卽其理一寸湛然
七竅燦然隨叩隨應湛者弗遷人嗜君勞我莞君佚秋

乘涼風春翫華日何必撫絃迺堪怡神谷音泉聲皆君
之琴

映帶亭銘 并序

上饒周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于汝陽王
質施所讚詠略與山陰蘭亭相符于是以映帶
揭之右軍語也銘曰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厥妙維六蘭亭已塵右
軍如燭人有渭涇地亦瓦玉於粲攸躋衆甫咸足呂曾
尹汪上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而立于

獨錯綜烟月斡旋谿谷雖無此手亦不鹿鹿不能奮飛
徒有遐矚白雲東南託兩黃鵠

贊

石林贊

并序

石林縉雲葉氏之所遷也嘗聞石之妙矣靜者
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澤者石之氣也剛者
石之體也光者石之精也土含于性故不根而
能定木託于情故不二而能生水蓄于氣故液
流而水至金孕于體故石裂而金潰火潛于精

故石戛而火明箕子以金而廢石金者石之子
也邵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之母也王質以石
壽公石者造化之全宇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造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子維公使君與
石作朋以石之全體在其身邵氏之微在物六篇左丞
不然以心相傳業業巖巖莫匪石之天使君不動以石
爲用靜鎮羣動剏百壬其光而明以洪斯文其澤而
溫以篤斯文凡如是者尙石之細抱一全真出天地之
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殆役使五行變千億界維石所

產直古之幹閱其孫枝拂霓捎漢維石所憑遠空之岑
或墊爲谷而還爲陵遼東鶴歸皆非其故有不改者惟
我石林暨叔範父

陶靖節贊

謁潯陽刺史不如交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爲彭
澤令君不如歸柴桑柴桑衡宇松菊無荒登著作庭不
如遊斜川斜川閒美層丘清漣見仰首郵不如延田父
田父好懷壺觴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東籬秋菊秋
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檀將軍梁肉不如納王使君醇酎

醇酎銷憂身名奚有爲五斗米不如耕東臯東臯遠風
我懷良苗從鎮廷威軍不如臥北窗北窗湛陰清風其
涼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羞辭拙不得已
而止酒政恐多誤大醉堪醜未能忘懷而責子聊且進
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贈影答形大鈞無私萬物自
森老少賢愚縱游天化而同死生者耶

自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
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挈挈半癡半昏橫筇

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李平仲真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詘于時而未昌有巖壑靜深之意然游于世而弗藏富貴足以爲浮雲三旌或輕于屠羊朝市足以爲小隱柱下或全于首陽進而崇未必臧遯而肥未必良封侯萬戶走子房絕交一書殺稽康莫若斲旁袖手血不染指隙中觀鬪爭不及己處隱顯之兩間故人不能深毀泯涇渭于一流故事不欲全是此聖

人所謂隨時于夫子可爲得計矣

王稚川真贊

靜淵不波玉沈其底清而徹太空無雲月行其中明而潔勁弩駭機鼓以疾風剛而烈落花游絲熙以陽春和而悅要之一聞百解不如一拙一日千里不如一歇四海弟兄不如鳥散而雲飛萬人鼓簧不如金口而木舌當是之時望奔塵者決背蓼水之陽追軼駕者息踵華胥之國

徐行簡真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界三寸之舌卷大瀛海足踏須彌步
底雲飛手玩崑崙遊戲指揮堂堂管葛不直一喝巍巍
良平撥轉三匝萬古拊掌羣豪鼓髯野馬蓬塵醯雞甕
天徐家父子英氣蓋代若見妙喜請禮三拜

趙損之真贊

大年一幅小山叢竹德麟三盃洞庭春綠遇蘇與黃乃
作金玉寶玦珊瑚貴介所服未之前聞抄書滿屋紫薇
晚香宜以相屬豈其戎衣塵此車轂舉世英豪眼相具
足寧無雪堂亦有山谷

拙庵老人真贊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
浪無波風靜長川月明相磨不絀不競多喜少愠不忤
不求易退難進卽之也溫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
兄有唾師德師德不違有任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
斯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母謂無人斯焉取斯

京丞相真贊

籥雲之虬九霄之顛橫海之鱣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
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六僊玉皇

有子橐籥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
華產茲壤者乃其人耶

許公緒真贊

豐而頌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掇真丹
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
至于人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壺子卻走則巧與辯者
皆瞠若乎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贊

捧腹周遊四百州得抽頭處且抽頭莫欺肩上三升袋

拙庵老人真贊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
浪無波風靜長川月明相磨不絀不競多喜少愠不伎
不求易退難進卽之也溫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
兄有唾師德師德不違有枉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
斯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母謂無人斯焉取斯

京丞相真贊

籥雲之虬九霄之顛橫海之鱣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
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六僊玉皇

有子橐籥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
華產茲壤者乃其人耶

許公緒真贊

豐而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掇真丹
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
至于人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壺子卻走則巧與辯者
皆瞠若乎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贊

捧腹周遊四百州得抽頭處且抽頭莫欺肩上三升袋

盛了人間萬古愁

墨竹贊

望之森然劔戟擁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郁然粉
籜吹馨按之隱然枝節生稜雖然子以意畫吾以意想
夫天地萬物同歸是幻本無實相而況以假託真以形
傳神以死寄生以有色見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耶

文石贊

敷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面蒼髯周其
身淡白雲也衣半領以下不見其裳皆雲也其

一如稽首鞠躬周其身深黑雲也而衣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為鍾離權呂巖先生滋以意命之也蓋世所摹寫鍾離多髯呂衣白且呂晚得鍾離劍訣始能變化飛騰世以鍾離為呂之師其磬折則若事師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為皆因想想斷則物無從立雖然足以作興道心蠲掃塵緣方之他想賢也佛者教人斷想而誦說其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飲

聞者慕之凡想皆妄也是名妄想即非妄想豈不以趣善故耶汝陽王子即李公之意贊之

案贊

詞永樂大典缺載

傳

承元居士傳

滕修字曼卿泰山人後徙象郡好巖居自號絡石先生既知名更號承元居士初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子次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楓子土鼓子常春子夔夔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象頭子烏覆子續斷子丁公

子千金子又有釣生感生唐顯慶五年高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產石龍子兄弟多在選中惟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尚藥奉御居士意不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三三坎上之大有三三乾下其繇曰木而驅漆而塗水而舒金之剝附首而居遇暑而敷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液也首者天之象也暑者火之候也木也漆也金也成之器也首也託之所也暑也進之時也子其識之久而南海匠氏良遇居士山中匠氏曰子外柔而內堅貌瘠

而神腴支離蒙籠與葛藟葛蘿同居子盍從吾游乎居士曰若將何以處我匠氏曰子獨勿聞而族賴我力多矣吾入東陽郡得氏生遂與側理子澄心丈人齊名吾入延德郡得盤生給事承華宮貴人幸臣更持之吾入長樂郡得喬生自皇后昭儀出入皆從吾入嶺方郡得龍生相生倚生皆爲世用吾入南海郡得竹簟生木簟生今爲平曲侯木偃師侯子誠從遊何憂不彼若居士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然其質樸拳曲粗梗陋甚乃使金氏銛水氏濡木氏堅漆氏合交致力其間時居士

已老而華彩儀矩乃更如通家少年子開元七年四月
明皇避暑華清宮忽忽不樂貴妃使東西頭供奉數十
輩往來關內山東諸郡求所以悅帝意者居士聞知喜
而歌曰承矯龍之首兮孰與山夫之蠆髮兮薦伏犀之
腦兮孰與野人之鶴頸兮卽詣崇元門上書曰臣外爽
中虛上隆下平外爽則目明中虛則心清上隆則不攖
下平則不傾若是可以爲天子近臣矣書奏卽召見清
思殿上悅稍得親近會晉陽進角生桂林進牙生武都
進石生居士寢疎頃之寧州進琥珀先生荊州復進玉

處士上大親重由是角生牙生石生其寵益衰七月上
宴清暑殿罷洗沐臥承風閣召玉處士琥珀先生居士
謂牙生曰上豈亦須我哉牙生笑曰我弗敢望也而尚
何道居士大慙是時上新幸文思使李奉趾宮中早朝
贊者導奉趾班居士上居士歎曰履雖新不加于枕吾
其何以在此因乞骸骨許之流落長安市中木生漆生
見居士老退皆舍去他日匠氏遇居士金光門外問何
以至此居士曰興廢時也成敗數也吾無恨矣二子始
與我雷陳終與我耳餘吾有憾焉匠氏曰木生幹衰而

不堅漆生體敗而不固度終無以助子有子皆賢吾爲料理之更與子爲新交居士依二子稍復振整然益老不自持木漆強調護之居士力愈敝卒解去二子亦散皆莫知所往或見之建康馬糞巷中與土生壤生共處云

贊曰居士在山林烏有愛憎輕重于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夢起顛擠流落至于土糞同腐出處可不重哉玉處士琥珀先生其光價重于居士固也然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壘粉矣

平舒侯傳

蘄簞竹氏最盛于楚而其良多蘄春郡漢征和二年武帝疾避暑甘泉宮顧左右侍御忽忽不樂少府進曰細旃重席之上所與從容者誠不稱陛下之意臣聞楚竹氏多材陛下試裁擇焉上乃召拜平爲寢郎女兄圓爲婕妤女弟通爲夫人上稍近幸平曰臣之別族覃孤高秀文其材宜在臣上隱積布黃石山中不出陛下能致之安枕而臥矣上召東園主章將作大匠曰誰能爲我致覃者東園主章辭曰往陛下詔臣召杞生于南山梓

生于北山二子臣之友也今竹君與臣無故徒往無益將作大匠曰臣以大匠爲官無所不當與至蘄稱詔召覃覃儼不動乃使鉅平人利金城人剛微嘗之覃意卽解又使姑篾人修內黃人起龍編人密相與調護至長安覃身長八尺膚澤凝淨上臥涼風臺望見覃良悅覃曰臣無心求陛下陛下召臣臣舒而來弗用臣臣卷而去上笑曰在野則惟君今卷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多病雖煩彊與我相依上疾尋愈于是制詔丞相御史曰覃挺跡林野不爲時用迺者朕身試之含節韜潤體

柔而性堅列爲文章耦比綜錯縝密華整各中規矩憂勞萬幾炎蒸偃薄神志憤瞽覃夙夜陪朕清制爽規解囂蠲煩妥安朕躬厥功茂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戶封覃覃頓首曰生臣者天地成臣者將作大匠也微此人陛下安所用臣願分國邑之半奉之上亦以東萊之曲成七百戶封大匠爲曲成侯人以此多覃之賢久之覃益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鈞弋婕妤後宮幸御者覃未嘗輒避后夫人亦皆昵愛之競引其族自近然莫得與覃比族父青州刺史筠公與覃書曰子以長才清

節植立山林爲衆所高仰今附近人主偃仰翻覆惟主意是視而又參錯嬪媵陪助綦專玩臣弄兒擁持拂嬰子曾弗羞奈何覃曰會合無常遇時則親背時則疏一日時節變移上意轉遷吾不在九真之無編則日南之西捲矣甚則與鬼薪同論事固不可知也人生適意耳尙何言是歲九月上幸河東祠后土詔隰成侯溫蒲領侯厚從中黃門謁者猶攜覃偕行上燕羣臣于汾水之上中觴作秋風之辭上凜然不懌而罷中黃門欲納覃寢門令引卻之曰覃有大罪三棄直就曲摧剛化柔毀

平日之節不可復列士林其罪一也昵近帝所甘適主欲專便燕私無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干時戀寵不知進退泚顏屈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嘿然乃盡罷歸竹氏寢郎平徙陰館婕妤圓徙重合夫人通徙曲梁覃願就國上不從徙渤海之東州更封漏臥侯食牂柯之漏臥三百戶征和三年四月上自長樂溫室從御溫涼殿思竹氏兄弟使視之皆垢弊枯槁而覃尤甚不敢出見使者上乃詔別選竹氏之材以聞復以覃長子爽爲安舒侯又封其族子瑣爲陰密侯潤爲廣

柔侯華爲細陽侯淨爲平曲侯分遣給事長信增成掖
庭椒房他諸宮殿竹氏侯者五人支孫生冒姓桃氏遷
巴西遂與安舒侯異族

太史公曰吾聞竹氏之先常顯重成康之間成王病臻
與天球河圖並列于庭受顧命之遺宣王之興也爲之
安宮室之寢致男女之祥斯干之詩作焉蘄侯遇武帝
受恩席寵無與等夷矣始終之際何其異也吾從上行
幸甘泉五柞長楊及祀雍時汾曲上隴坻封泰山觀寒
暑推移愛憎變遷奚獨蘄侯哉

麴生傳

石泉子姓綠氏麥城子姓白氏本同姓麴氏也初麴氏
與酒氏世相須爲官酒氏者仕周爲酒正其官掌酒之
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神祇供王后世子饗賓
客士庶子耆老孤子凡饌齊酌數器量與名物賜頒皆
有書契成要其繁重如此然無他助專資麴氏力是時
古近族姓簡麴氏惟石泉麥城兩房此兩房子弟資高
下酒氏隨調適之而皆能成美才故兩家絕厚善無等
比其後酒氏更相傳寢遠酒式多廢而兩家往來本末

恩意子孫罕通知者故酒氏視石泉麥城良疎豆氏桂氏藁氏霍氏舒蓼氏越椒氏皆排根麴氏儻進謹曰石泉麥城緩也不足用酒氏惑之亦撓曰緩也不可用二子爭弗能得始麴嘉臣沮渠王高昌傳八主矣貞觀十四年交河總管侯君集平之俘其王智茂以歸關東士大夫以麴氏為愧諸遮止二子者因汙巖之二子內自醜于是即居石泉為綠氏號石泉子居麥城為白氏號麥城子他儻進者皆冒麴氏而蒲氏滕氏連氏蒼氏踵出亦竊借麴氏以行與豆桂爭衡矣曾有詔緝王氏族

于是金城米氏詣闕上疏曰臣聞麴氏之先后稷之子

不窟生而有文在手曰鞠

案史記周本紀不窟子名鞠鄭樵通志氏族略云鞠氏姬

姓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名之此即以爲不窟事有誤

不窟之孫氏之麴鞠

之變也麴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間酒氏

弗職引異族蒙正宗真麴氏子孫顧反他外避媒孽今

綠氏白氏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勒成當

代言典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麴氏之勲訓齊酒氏

之官治辨他族之目釐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下

其書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古今沿革真偽

之變陛下幸赦弗誅請按本始還之臣願與麴氏締前好規後圖糜身報德奉千萬壽帝乃詔中書門下酒氏過誤厭故喜新其釋勿治夫辨族宜嚴錄才宜寬綠氏白氏可復姓麴氏豆氏桂氏諸族朕聞之與麴氏有連其聽姓麴氏如故令有司別其房爲支族有司以故事奏請如詔制可

贊曰麴生之名始出自唐通元先生張果生儒稱也秦漢多道之或曰生少稱也賈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生皆生之非也酈生年六十餘伏生年八十餘豈少也哉生

天姿清白自喜人多眇伺之寢老猥自蒙翳所謂埋光鏹采非耶及遇米氏相資以成功瑩然故不沒也嗚呼行世當如此矣

玉女傳

玉女者其出身甚微荒居蓬蒿少小不爲鄰里所愛號曰鬱臭又曰苦低弗能得美稱寢長稍憐之更號曰益明又曰貞蔚事母甚孝故又號曰益母玉女者得諸唐高宗皇后武后于是其名始寵人爭奇貴之當武后稱制徹簾帷弗御顯朝羣臣決萬幾于是年垂八十矣見

者老之是時方開明堂建天樞鑄鼎受圖四方百蠻咸
朝集京師后患之間語幸醫尚藥奉御顏澤澤曰臣聞
有奇女在民間號曰益母妙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
陛下習觀秘掖采女美人懼不如指后曰誠有異奚他
嫌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羣臣于蓬萊宮退御含風
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纓儀矩支離后不憚侍御
皆笑澤曰臣嘗以聞陛下幸詔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
奉詔陛下盍試諸弗酬臣當坐罔上后領之澤引卻益
母趨西廂益母驟見室屋服器惶怖戰栗澤爲置火近

之俄衣冠面目熏灼蒼黑后偷望見疾戲曰去姑自治
己毋庸謀人澤曰臣聞金鍊則精人鍊則明益母新從
下土來微也其變色失度固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
心第若是將安用澤曰誠蒙陛下厚恩願少遲之后曰
無傷顧迺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畀臣妻段氏妾盧氏
烏氏敕謹週旦夕視且欲速則弗成陛下幸寬期俟之
段若盧烏俱賢也數數進苦辭烈語居十餘日澤曰可
矣白入之后猶持前說旣見大驚光潔明潤非宿覩者
也遂大被愛幸益母善候伺每后起頰面將受朝益母

從旁調護顏色光新鮮妙間不時爲容左右趣傳呼益
母益母至卽粲然他昭容修容諸御女皆莫敢僂進雖
內熱顧后性剛危厲惟益母能調娛之以故後宮鮮失
而外廷亦少安天授二年制詔中書門下朕春秋高重
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戚寡欣平原女子益母
擁護朕躬改色回容俾朕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
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宰相率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卽
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徙上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
不復親幸玉女初暴貴承間從容言顏澤妻妾供養勞
苦狀乃以段氏爲懷澤郡夫人盧氏秀容縣君烏氏華
陰縣君澤爲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
贊曰玉女之先曰雍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雍是也後
轉側不常而以居中谷爲正郭璞劉歆數爲時人道之
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成聲武后之朝貴重矣彼其初
居中谷者慨嘆啜泣亦各其所也

雪山集卷十

雪山集卷十一

宋

王

質

撰

雜著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元祐諸公多追和柴桑之辭自蘇子瞻發端子

由繼之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李端叔又繼之

崇寧崔德符建炎韓子蒼又繼之居閒無以自

娛隨意屬辭姑陶寫而已非自附諸公也

歸去來兮朝而出兮暮而歸曠煙淨而川明幽風度而

林悲魚游泳其自適鳥飛逸其難追觸一境兮皆實徒
一步兮俱非坡向陽而起塵崖背陰而生衣人益遠而
益稀路轉深而轉微嶺寒虎蹲林響鹿奔間聞春聲俄
覩柴門桑柘少茁艾蕭多存山肴無皿野醅無樽哇丁
老而斑首盍婦稚而頽顏倚嘉木而假息藉柔蕙而求
安春容蕩其澹沲春聲婉其間關山苞擷而堪餐巖花
睨而可觀雀翻驚而葉墜鳧泛盡而波還俄羽毛其麤
麤有鷹隼其桓桓歸去來兮行雲流水同斯游雲于水
兮無取水于雲兮無求旣無鄉其容喜亦無國其容憂

深青青兮隆陂暗漈漈兮平疇陞有芒屨川有松舟桃
李側兮竹岡蘿杉外兮茆丘沓谷兮虛音曲竇兮微流
月騰波而欲上日斂轡其將休已矣乎今爲何日仍何
時非我孰能與于此他人不可使知之白蓮自有社赤
松自有期燦玉樹兮何植炯瓊苗兮何籽吾不知典謨
訓誥之書亦不知國風雅頌之詩樂天知命吾何憂窮
理盡性吾何疑

祈晴文

三日以往尚且爲霖一春以來可謂常雨支頤何望奔

命安歸自故年赤地之餘至今日轉溝之極一之爲甚
旱與水其可孳臻二者何先麥比蠶尤爲至急妄希一
得已失十全放之箕疇則咎徵厲狂稽之月令則陽氣
不勝儻非造化曷致變和伏願哀愍下民保綏首種若
能得此庶幾接西寶之秋如或不然難以度南薰之夏
厥罰常雨咎則有歸彼蒼者天民其何罪伏念臣將明
失指感召無方自知蟻蝨之微盍下雷霆之譴委一身
而蒙責糞百姓之蠲災大地衆生莫知所措皇天后土
實鑒斯言伏願號召鬼神奮除宇宙顯行白日駿發清

風儻一極之無凶庶九功之無壞

祭昭勇廟陰兵文

千載英靈與此邦而作鎮一朝緩急捨遺愛以誰依方
羽檄之交馳蔑金墉之可恃潢池弄盜今時惟興國之
多敵騎詭行前日有武昌之渡雖恃邦君而不恐有非
人力之所能敢告于神無忘茲土九歌之國殤旣死願
普收鬼魄之雄八公之草木有靈或恐致人形之肖

祭梓潼神文

物情多私聖人弗憑于是有託度量權衡又不可信則

求諸神是非紛綸至神乃定曷維其然大明至正天地
不悖聖人不惑其曰無疑以神爲質伋也有訓參貫三
極某有沈寃無與控言神如暎日爲某一暎某有竊憤
無與攄發神如震雷爲某一泄某有愚忌無路可通神
其介之上達帝聰某有樸學無地可廓神其道之下及
民瘼司命東皇靈均所些已矣無人非神孰可某言孔
悲聞者則怡流涕告哀不得一噫某身良苦見者則憮
鞠躬乞憐不得一拊某亦人乎忍也如此使國無法某
則當死當死若生維神所命凡人之言曾何足聽若此

有罪亟下嚴誅若其無辜盍亦鑒諸

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淝水淝距長江尚隔千里岐亮之銳銳
于苻堅秉幟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
處中公切憑敵采石之急急于澶淵澶當其衝敵頓莫
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真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
難于萊國潛超猶全錡權皆北自古強敵三寇江淮瓜
步徐歸國無人哉燾至平城命殲宗變厥軀雖夷厥師
弗敗惟堅與亮宗覆身殞天耶人耶鑒此其警堅還長

安餘年而斃亮殂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
早三十年強敵奚爲國有不烈天與英傑鈞渭築巖如
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和度將復河湟遺會昌德裕
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顯德維朴在辛巳
紹興豈天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
斲乘雲空飛矯首何及貌在凌烟功在太常名在四方
以暨八荒哀摧我肝液漲我睫欲報無從一念千劫

柴君益深哀辭

并序

玉山汪先生其言爲世所師柴君淵之誌之銘

之出也其孰敢不信余不識君而君之猶子端
義書來告曰叔父既有以識諸幽而聲諸顯者
闕也公其辭之謹按誌銘所書士之仕也猶農
夫之耕行其義也故植芸耨耕孔子弗與同其
羣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而無爲階仕之哀哉
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天位天職若天祿
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弗可獨則當與天下
賢者共之故費惠晉平終于此而已矣孟子屈
而士之卑之也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

一日加焉哀哉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恬居之則賢誰與爲媒以達其志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災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後以不祥驚之然固自若也則君子所以佑賢之意始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于世或老且窮而莫舉之若君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哉余之哀如此又廣

其意而爲之辭曰

余于君悲也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也有不獨爲君悲而爲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爲世悲而爲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極期也道與位相依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無年則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猶子增之以益崇之基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大宗師濟之以不朽之資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民賴賢以濟有賢于此而阨窮使利澤不見于世則爲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榮有賢于此而槁

死使羞及于在位之公卿則為世悲又一也士君子資賢以益有賢于此而先逝共域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識則我悲何有窮極也

王仲說哀辭 并序

王仲說大夫仕于時不苟于其職繩繩律律引義助法操切事情他人不足仲說有餘所謂能者非耶然天下學士多訕怒之豈所謂人情者哉語曰才者動色不才失魄非虛言也察察似刻栗栗似暴汲汲似躁世所以病才蓋亦有端

非苟而已也真偽相形能否相臨所謂莫能兩大者耶勢逼伎生故緩不切事不謂之迂謂之大體繆無能為不謂之庸謂之長者斯言之行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廣漢以擊斷死蓋寬饒以伉直誅李德裕郭崇韜以果敢斃裕于才者凶其家足于能者殃其身不亦悲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不亦無咎無憂康寧而考終命耶然立志之大不以彼而易此者不肯自欺其心也吾于仲說之死而哀之辭曰

五溪兮紛流蹇不進兮淹留涉其淺兮濡轡亂其深兮
無舟日冉冉兮崦嵫下鬼出遊兮跳舞庭有鐘鼓兮擊
考左春華兮右秋素滿堂兮芳菲出門兮不顧虎弗踞
兮君車亦平生好遊之故也進無底兮退無依也吁嗟
已矣兮命之衰也湘水之上兮九疑盍往兮陳辭曰維
帝其天兮臣死無歸

誌銘

周德昭墓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備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否

泰分焉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乎斯
民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珩其名德昭其字位止于簿
旣致仕以宣教郎終其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
爲士也有政事聲于潭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爲官也
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爲鄉老也斯亦無憾矣嗚
呼君子所計非其位也位者載道之器也故仁者在高
位則宜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則悔君子所計非其位也
道也君子不得其位奚損而弔之何哉宣和四年議復
燕要人有慕交者密訪之君言不宜且後患必大會本

兵者方專不敢以聞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君獻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者交謹譁無能爲天子語二年天子蒙塵于青城敵帥以我臣爲力相與鬻國于太宰張邦昌君遮勸范瓊絕苦瓊弗聽嗚呼推此類具言之君子不得其位不可以爲大事非耶當是時君博士弟子也使君在位或如君者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伐燕之舉可定卻金之策可遂立楚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其殆庶幾乎故邦之興喪有可以一言決也君旣無意于世自號足翁其終八十有八年矣見崇寧宣和

之恬熙見靖康之倣擾見建炎之中興見紹興之載寧見隆興乾道淳熙之寔盛嗚呼其閱世之長如此事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民然而以善藥救人命以善言救人心蓋三十餘年于其鄉又延及比境其功亦豈少哉曰翰曰袞曰擇其曾王父王父若考也曰昱曰景曰三俊曰三省曰三益曰佃曰僖曰僕其子若孫也某氏某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妣也黃氏其婦也初王父擢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可華撫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騰書以切

磋之遂不合晚爲藤州以死君逮事之其淵源所漸豈淺鮮哉銘曰

縣以臨川鄉以長寧其山靈谷君子有之降爾遐福歲以丁酉月以壬子日與歲一君子宜之俾爾多益書以九齡狀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連于茲介景之辭今質以詩是歲仲秋吉日辛巳乃恪乃蠲如其所志維君有堂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盍攷厥名羣聖一門繇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視君斯堂瓦解冰融誰謂君死如月當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誰與歸當有知者

東平王君錫墓誌銘

王氏去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發科始更爲儒家君玉資豪爽妙言語不屑措意生理惟丙叔君錫事乙兄惟謹陳力庀事于有無羸縮之間君玉推心倚之某是時甚稚年旁觀丙叔于乙兄蓋精確非矯飾也少孤長以李觀之字爲名而君錫表之間關多依君玉方秦氏奉金人凡索無少違乙叔秀叔與安陽郭氏爲倩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亟命君錫自巴陵趣豫章趣錢塘祈哀當位者雖弗諧殊可壯也某尙記其從都返命形枯

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衰薄而君錫能如此于
季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某稍進有益聲見多方貌無
同氣之風求如君錫于君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先
登則嫉見不羣則忌寢憎而不已則芟夷之某嘗涕泗
橫集而弗禁也君錫生長亂離視詩書希闕然樂見其
兒飛騰翩躚每告語則動喜色益爲之奔奏禦侮此風
非當世之君子見謂誦讀書者比也君錫遇事多機間
關往謀見昔人挾智術而取功名者愛之倘逢時伸志
事爲雖不純當可觀也晚依先隴勞生六十有三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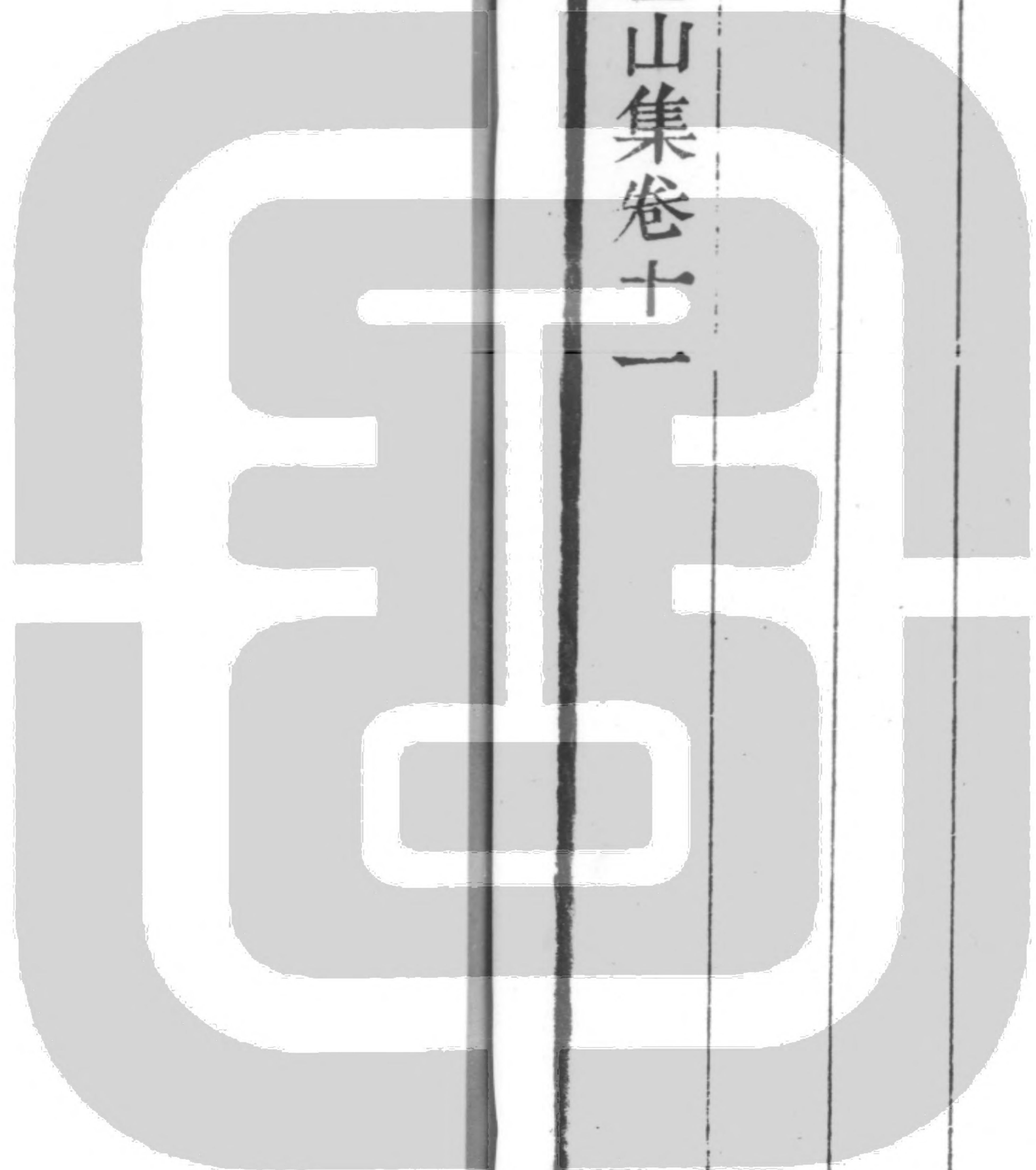
瘞其某地某原子某孫某而誌者甲姪某也銘曰
汶乎生滌乎死惟汶悠悠惟滌泚泚魄兮魄兮母痛歸
父兮母兮皆在此

雪山集

卷十一

十一
王元照校

雪山集卷十一



程